

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几个问题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对象、任务和方法

孟宪鸿 朱传繁

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中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没有过的新情况、新趋势;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产生了许多新的特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的新现象不断涌现;科学技术也在迅猛发展。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面临的一项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掌握它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规律性,无疑是解决上述历史任务的一个主要途径和方法。

另外,由于世界社会历史的新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前进,一切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潮和派别,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空前的挑战。企图在“马克思学”、“新马克思主义”等名义下,把马克思主义消溶于‘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哲学中,幻想用资产阶级哲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很好的批判和击退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研究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反对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的规律性,特别是研究资产阶级哲学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各种形式和方法的规律性,对于我们当前批判和反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是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

更重要的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及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历史。当前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发展规律性,无疑对于我们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更好地认识和掌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都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以上归结到一点,就是当前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具有十分重要而迫切的意义。但是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首要问题是正确地把握它的研究对象,明确它的研究任务,掌握它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它是一门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密切联系而又有重要区别的独立的哲学学科。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历史和人类思维发展、变化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它的理论体系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它研究的对

象是客观世界本身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它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是通过总结和概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以对客观世界的本质规定为内容的，它的理论体系和逻辑形式是以客观世界发展的顺序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来确定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则不同，它所研究的对象不是客观世界本身的发展规律，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以及它的理论体系，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和思想条件下通过怎样总结社会实践和概括科学发展新成就的基础上产生和形成的；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况和社会实践的客观要求下，通过怎样总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成就，和批判什么样的敌对思潮中，又不断丰富、不断完善和不断发展起来的。它所面临的研究任务，不是分析研究以什么样的范畴、逻辑形式来反映、复写客观规律算是科学的、正确的，而是分析研究这些范畴、基本原理以及理论形式的历史形态。因此，它的理论体系和逻辑形式是以这些范畴、原理和理论体系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阶段来制定的。但是，就其考察的理论体系的具体内容——范畴和基本原理来说，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同的。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既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相同点，又有着重要区别的不相同点。这就要求我们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对象时，一方面不能只注意史料的罗列和历史纪年，而对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缺乏应有的全面而系统地历史分析和科学说明；另一方面，也不能只是对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的历史复述，而忽略了科学揭示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应该是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即理论的历史和历史的理论统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要深入把握这一研究对象，就必须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点出发，因为它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切特点。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它同过去一切存在的旧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旧哲学只是这样那样去说明世界、解释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它把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正确地解决了哲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地揭示了哲学同其他具体科学的区别和联系。从而使哲学获得真正的科学性质：它只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再是凌驾于其他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它的基本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严密的开放性的理论体系，不是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它的最显著特点就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统一的基础是它的实践性。正是这些特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具有许多与一般哲学史根本区别的特点。

首先，是它们的发展规律性不同。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实践，并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因而它的发展规律性同一般旧哲学相比是极不相同的。一切旧哲学共同的重要特点，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去说明世界，都是以包罗万象的“科学的科学”的形式出现的。因此旧哲学史发展的规律，往往是哲学本身内在逻辑的必然推演。旧哲学史就是一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哲学派别的哲学范畴的逻辑发展史，它的发展过程，就是对中心范畴或基本命题作纯逻辑的分析和推演的过程。譬如，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哲学发展的历史，由经验论和唯理论到康德的批判哲学，再到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就是后一个学派通过对前一个学派的基本范畴、基本命题的分析推演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可以说，没有前一个学派，后一个学派也不会存在，因为旧哲学都是以“科学的科学”的形式出现的。所以，它们的基本范畴、基本命题以及它们的理论体系都包含着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这样，前一个学派就为后一个学派的出现准备可以分析和推演的前提，后一个学派就是在分析、批判前一个学派的逻辑矛盾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哲学范畴、哲学命题和理论体系的。因此，过去一切旧哲学史发展的

规律性，就是哲学范畴的纯逻辑的推演。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虽然有它自身范畴的逻辑发展，但它的发展主要是植根于无产阶级社会实践的发展中，它适应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并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它不只是说明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历史。它是随着无产阶级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认识和不断克服主观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发展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所具有的独特的特征。这一重要特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源泉，是无产阶级实践，不是它自身的逻辑推演。不坚持这个观点，就不能同旧哲学史的发展规律性区别开来，更不能深刻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有人说，“物质”、“运动”等范畴，在一百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来了，现在还是讲物质、运动这些范畴，这有什么发展？其实，这种说法，就是一种纯抽象、纯逻辑推演的原则看待发展的观点，这是不对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发展的规律性，虽有其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性，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发展从属于无产阶级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和检验。它是无产阶级社会实践发展史的理论形态和逻辑形式。因此，要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掌握和研究，既不能是经院式的，作纯逻辑的探讨，也不能是对无产阶级社会实践发展史的简单说明和一般论证。因为历史的产生和思想认识的发展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既不能归结为纯思想的持续发展，也不能归结为纯物质决定的。在这个过程中，理论和实践、逻辑和现实，都是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因而必须是紧密结合无产阶级社会实践发展的历史，逻辑地考察它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揭示出这些范畴和原理发展的规律性。

其次，它们取材的原则和范围不同。一般说来，旧哲学史多是根据所谓“纯哲学”的原则，把取材范围限于“哲学”著作，就哲学观点论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则不同。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因而它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其他几个部分具有密切不可分的联系。列宁曾说，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论证，是通过它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来进行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哲学，哲学是最好的认识工具和锐利武器，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哲学作理论指导的。哲学思想不仅贯穿在其他两个组成部分中，而且要靠两个组成部分提供客观内容。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它是随着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因此，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不能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做“纯哲学”的研究。当然，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些结论的汇集。

再次，是它们的作用也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同其他哲学史和社会科学一样，它不仅要受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还要受政治、思想文化以及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具有十分显著的革命批判的性质。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服务。所以，它一经产生，就同现存的概念材料相结合、相矛盾，它既同过去旧哲学思想存在着批判和继承的关系；又有同现存哲学思想有着相互影响、相互斗争的关系。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德国古典哲学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是在批判和继承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

哈人本主义哲学中形成的，而它的发展又是在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哲学斗争的过程中实现的。每经一次战斗，马克思主义哲学都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得出了新结论。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是无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同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斗争的历史。理论斗争是多方面的，而且各个方面是互相交织的，特别是哲学理论是贯穿于各种理论形式之中。但它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斗争史、经济理论斗争史，而是哲学理论斗争史。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可以简要概述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及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资产阶级哲学和一切敌对哲学斗争的历史。

二

依据前面的分析和论述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对象的特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任务的基本方向和重要原则。居首要地位的任务，就是必须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应集中注意力去阐述它的哲学概念、范畴、原理是如何产生和如何发展的，它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必然性是什么？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到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仅看作是纯粹的逻辑推演，而必须考虑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发展、以及对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一切敌对学说的斗争状况等对它的影响。但是，正如前面已指出的，这并不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变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或是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发展史，或是与资产阶级等敌对思想斗争史。而是要善于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找出哲学概括，从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中找出哲学论证，从对资产阶级等敌对思想斗争成果中，找出新的哲学结论。

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任务，在于通过这种全面地客观的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动变化的历史，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性的特点。具体地说，这也就是要求从运动变化的状态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范畴和原理的产生、变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必然性，阐明这些概念、范畴和原理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怎样产生和怎样发展的；这些概念范畴和原理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具体联系，又是怎样日益完善的。不仅如此，还要说明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内在逻辑必然性。为此，要把着重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哲学内容，以及他们的继承者的著作中的哲学内容，作为首要的任务。

但是，为了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变成经典著作介绍的汇集，在阐述这些成果时，必须注意（1）问题的关键点；（2）问题的转捩点。并从前后对比中发现新的东西，发现对这一问题逐步深化的线索，从而研究它发展的规律性。例如，列宁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阐述，就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中，抓着这一问题的关键点和转捩点，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清晰的发展线索。这一发展线索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而且具有严谨的逻辑必然性。

同时为了防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思辨化和贫乏化，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特点，注意研究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并从中作出哲学概括。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动力、源泉和物质基础。当然，哲学的物质基础尚不等于哲学本身。但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经验，包含着革命的逻辑，从世界观上对这些经验加以概括，就会形成哲学结论。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和巴黎公社革命经验时，所作的一些哲学概括，就是很好的范例。

第二、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并从中找出哲学方法。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当然不是哲学。但是，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却要依靠哲学作为方法。哲学是其灵魂和精髓。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资本论》就是大写的逻辑。而他的政治、策略思想，又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的。同时，这些新的成果，又反过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三，要研究同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敌对思想的斗争，并从中提出新的哲学结论。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必须展开不调和的斗争。但这种斗争，不是简单地宣布它是“胡说”就算了事，而要纠正其错误，并指出其错误的理论根源、认识根源、以及立场上的根源。同时，对资产阶级的进攻，还要进行具体分析。有的是属纯粹的恶毒攻击和污蔑；有的则是根据自然科学的新材料或社会科学的新问题，向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挑战和“批判”。对于前者，正如列宁所讲的，毫无真理可言；对于后者，则必须进行辩证的分析，对他们提出的新材料、新问题，作出新的哲学结论，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针对当时出现的所谓物理学危机，作出的一系列哲学结论，就是在同资产阶级的敌对思想中产生的。

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突出上述几个方面，不仅可以防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纯粹思辨化和贫乏化，而且也可以促进它和实践相结合。

三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根本方法和根本原则。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是多方面的，要具体贯彻这个根本方法，必须坚持以下几个具体方法。

首先，是历史主义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根本精神。这个方法的主要特征列宁曾作了科学规定：“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原理只是(α)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①这就要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基本原理的研究，不仅要以最忠实的态度，放在一切制约或伴随其生存的时间和地点的条件下进行研究。而且，还必须立足于历史发展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迫切需要上。要象列宁那样，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中，推引出现在，揭示出现在的起源，从而能更好地把握现在，而不是把现在拉回到历史中去。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对唯物史观基本思想的考察，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特点的考察，都是立足于“时代任务”，去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就历史谈历史。这种追根溯源的方法，是坚持历史主义原则的首要方面。其次，坚持历史主义原则的根本点，就在于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在统一性和完整性以及它的规律性，要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中，研究它的某一基本概念或基本原理的发展。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等论著中，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情况的考察，以及在《国家与革命》中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发展情况的考察，都突出地显示了这一特点。再次，我们还必须理解历史主义的基本准则，是历史的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列宁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总之，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马克思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有个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发展过程，他的思想有一个由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过程。同样，由他和恩格斯所创立的新哲学也是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

某些阶段对立起来,对某些哲学范畴、某些原理作孤立地静止地研究和说明是反历史主义的。

其次,变革性和继承性相统一的方法。变革性和继承性的统一,是人类认识发展史的本来面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发展史上的革命变革,它和过去一切旧哲学在实质上是根本对立的。但是,马克思哲学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现成的思想资料为前提的。正如恩格斯说的:“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②黑格尔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驱,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以出发的思想前提。它的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可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些人一味害怕降低马克思学说的‘变革性’,形而上学地把变革性和继承性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在他们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性’变成了没有科学基础和思想前提的偶然产物。这不仅不能达到颂扬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反而损害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观念发展的必然产物。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死不变的学说。”它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③但是,这种继续关系不是脱离变革性的继承,而是变革中的继承。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是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简单结合,也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历史观念发展的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直接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合理思想,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黑格尔哲学中继承下来的一项最重要的科学工具。没有辩证法就不能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就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可是,马克思主义不能在黑格尔辩证法的现有形式下来利用它,“首先应当对黑格尔的方法作一番透彻的批判”,“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④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旧哲学中继承其合理思想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哲学思想发展,既有它们的内在逻辑联系,又有它们各自时代的特点。全部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不可能是过去哲学的全盘继承,也不可能是过去哲学的全盘抛弃,而是继承和变革的统一。

第三、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说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原则的纵向表现。理论是对历史过程的逻辑概括,逻辑与历史是不能分离的。所谓逻辑概括就是以抽象思维的概括形式反映历史的进程,逻辑的分析和研究就是对历史进程的规律性的反映、复写。但是,这种反映和复写不是对历史的简单反映或再现,而是被‘修正’了的反映,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反映。恩格斯说:“历史从那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那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同无产阶级自觉走向历史舞台的革命实践的历史相一致的。因此,既要分析和说明每一个特定的范畴、原理先后出现和形成的历史前提和实践条件,又要揭示和阐明先后出现的各个范畴、原理之间的逻辑联系,即它们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史的联系。只有把握了这个内在逻辑过程,方可达到对每一个特定范畴、原理的确切理解。

上述这些方法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科学的特定性质所规定的,也只有坚持这些方法,才能比较科学地揭示出这门科学的发展规律;才能准确的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

(下转20页)

日益趋于均衡，城市体系内部各点之间及点面之间的联系更为加强，城市的等级规模和功能也进一步发展。纽约大都市区曾拥有上千万人口（纽约—北新泽西—长岛巨大都市区1980年达1,800万人），它不仅是美国功能多样化的最大经济中心和重要交通枢纽，而且名符其实地也是一个世界性城市，即资本主义世界最主要的金融中心、工商业都会、海运港口和信息中心之一。次于纽约的芝加哥和洛杉矶，也都是全国性的重要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往下就是大批的地区性或地方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工业城市（内有一些兼为政治首府或兼为政治、文化中心）。其中有的城市在某些方面也具有全国意义，如旧金山的金融业，费城、波士顿和匹兹堡的多样化制造业，底特律的汽车工业等。此外，有些城市则由于某方面的功能特别突出，又可看成是特殊类型的城市，为全国政治中心首都华盛顿，以及一些文化城、港口城、军事基地城、旅游城、赌博城等。

最后，大都市区的市内交通、市政管理、市容景观等方面已经现代化；与此同时，前面论述过的现代大城市特别是资本主义现代大城市所具有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矛盾和问题以及生态问题，仍远未解决。战后美国政府实行的“福利社会”、缓和种族矛盾以及控制环境污染等等政策，只不过使部分矛盾和问题有某种缓和，但各种深刻的矛盾和无法根治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社会犯罪比过去严重得多。许多城市政府还遇到严重的财政困难，有的特大城市如纽约市政府曾陷入深刻财政危机之中，这不过是战后新突出的问题中的一个。

美国高度城市化的进程仍在继续，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不断出现新现象、新矛盾、新经验和新的问题。

注释：

① 大都市区全称为“标准大都市统计区”（Standar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MSA），系美国城市统计中的专有名词，指一个由核心城市、郊区、郊区所组成的特定城市地区。按1980年的规定，它要求核心城市人口应多于5万；或者合乎普查要求的城市化地区的人口在5万以上，而整个大都市区人口应超过10万（在新格兰地区超过7.5万）。

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0页。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291页。

④ 这里仅指曼哈顿区的人口，因为目前大纽约市的五个区（曼哈顿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区），1870年尚未联结成一个城市，大纽约市是按1898年的法令才建立的。如按大纽约市范围计算，1870年为147.8万人。

⑤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⑥ 每个大工业区由一个大城市（或相邻近的两、三个大、中城市）为主体，包括该城市所在的县及若干邻县组成。如纽约市大工业区包括12个县，芝加哥大工业区包括6个县。

（上接38页）

畴和基本原理；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活动服务。

注释：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

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122、122页。